

她在泛滥的
爱河之中

〔台湾〕郑羽书著

沉沦彷徨挣扎

追寻

47.5
32



江苏文艺出版社

追 寻

著 者：（台湾）郑羽书

责任编辑：郭济访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京七二一四工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25 插页 2

字数：125,000 199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5,300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0186—1/I·177

定 价：2.3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

当晓薇再伫立在这十字路口，车辆依然急驶，人们依然匆忙，但她已经解开了心中的结。人的一生，总在匆匆忙忙中寻找着什么，但到头来也总是落空，因为要寻找的是在自己身边的，甚或已经拥有的，只是自己疏忽了或是被自己遗弃了。



带着疲惫的身躯，晓薇从皮包中掏出钥匙，门一开，一股劲地坐在门边的小椅子，脱着四寸高的鞋，心里边嘀咕着：“女人天生的找罪受，这鞋还打脚呢！”她抚着红肿的脚后跟。

走进卧室，她把皮包用力地往化妆台上一摆，像是想甩去一股怨气。猛地，她伸一伸舌头，像有所领悟，但那一刹间已惊醒了睡梦中的尚伟。

他睁开眼睛，看她一眼：“轻一点行吗？现在几点了你知不知道？”

晓薇连头都懒得回，她知道只要一回头，多说一句话，两个人又要吵架。

她伸手看看腕上的表，是夜了，凌晨一点三十五分，如果不是某财团的大楼在晚上十点多起了大火，赶了半个版面的新闻稿，也不致于这么晚。

“孟尚伟一定以为我跟哪个男同事去吃消夜，哼，他

要生气，要胡思乱想随便他，我也够辛苦的，他从来没有半点体谅。”晓薇在心里想着。

她觉得肚子有点饿，饿着肚子睡觉可不是滋味，她想进厨房弄点吃的，但一想到把孟尚伟吵醒可也不是好玩的，也就作罢了。

其实她和孟尚伟真可以分房了，甚至于分居，对，分居，既然彼此不再有需要，又何必顾忌着对方呢！

“明天，明天我要去找刘宪明谈分居的事，让他给我拿点主意。”晓薇心里盘算着。

一早，才六点半闹钟就响了，那是尚伟调的时间，每天这个时候，晓薇再倦累，再想赖床，都得起来为他准备早餐。

由于工作的性质不同，结婚两年，两个人是聚少离多，更由于工作环境不同，思想观点不同，两个人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晓薇顺手按停闹钟，只觉一阵头晕，显然是睡眠不足，她闭上眼睛抖擞着精神，一个翻身下了床。

“早餐好了。”晓薇拉开嗓门。

孟尚伟冷冷地看她一眼：“你昨晚到哪儿去了？”

“哪里也没去，在报馆赶一件突发的新闻稿。”

“你骗谁，半夜回来，如果是工作，怎么你没弄吃的，没洗澡，一倒头就睡着了。”孟尚伟面对年轻、漂亮、精干的太太，是十足的不放心。

“你……你真不讲理，没洗澡，不敢弄东西吃是怕吵醒你，你还不领情，你如果不相信，随便你怎么想。”晓薇说着，又往床上一躺。

“你，你还是给我老实点。”孟尚伟狠狠地说。

“请你说话客气点，不要侮辱我的人格。”晓薇忍不住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又躺了下去，她实在不想跟他吵，何况她累得连眼

睛都张不开。

孟尚伟提着公事包上班去了，到办公室之前要先绕到工地去看看施工的情形。

他发动着宾士四百五十西西的车，这车是特别订制的，有六个门，外观可是相当气派，台湾的建筑业有个不成文的陋规——老板开的轿车，外观越气派，调头寸就越方便。所以搞建筑的一些老板们竞相效法。

“张主任，进度怎么样？”孟尚伟在工地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询问着工地主任张伯森。

“情况很好，进度略超前。”

“辛苦你了，下午四点请你回总公司一趟，有些事情跟你讨论。”

“是的，董事长。”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张伯森表现的毕恭毕敬。

“我回总公司主持一个会，有事再电话联络好了。”孟尚伟起身走了。

□

□

□

施晓薇一觉醒来已是接近十二点，今天似乎是比较轻松，不开采访会议，也没什么新闻跑，于是她顺手拨了一个电话给刘宪明。

“宪明，我是晓薇。”

“真难得，好久没你消息，以为你失踪了。”

“怎么会，你大概从来不看我们的报纸，没看到我每天在写新闻报道。”

“说真的，晓薇，尚伟的建筑公司是鼎鼎有名的，钞票也赚了不少，你干什么还上班，这么辛苦为的是什么？”

“你不懂，每个人的理想、抱负、追求不同。”

“你啊，倔强脾气依然没改。”

“少烦了，中午有没有空？”

“怎么，请我吃中饭？”刘宪明开着玩笑。

“答对了。”晓薇回的干脆。

“不对，你一定有事，否则不会请我吃饭。”

“怎么说？”

“因为你是吝啬得有名！”

“别开我玩笑了，我们十二点半在‘绿屋’见，见面再谈。”

挂了电话，晓薇经过一番梳洗，换上一件丝质的洋装，看看镜中的自己，她给了自己一个微笑。

当她踏进“绿屋”，刘宪明已等着她。

边进着午餐，晓薇想起一早尚伟所说的无礼的话，不觉怒从中来。

“宪明，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刘宪明望着她。

“都是你这大媒人惹的祸，我跟尚伟实在合不来。”

“我只负责介绍，可没有强迫你们结婚，其实尚伟人不错，你待人也很好，怎么会合不来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在同行间，或许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一回到家，他沉默寡言，不说话也就算了，还挑剔我这个、那个，有时还故意找岔子，我越来越没有办法忍受他。”晓薇露出了乞助的眼神。

“那你想怎么样？”刘宪明对她有股怜爱，他疼爱她如同自己的妹妹，当年他觉得尚伟各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晓薇，才安排他们认识。

“我想跟他分居。”

“分居？”宪明瞪大了眼睛。

“晓薇，婚姻是终身大事，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合，小的事都让它过去，大事也可以慢慢协调，不能轻言分居，分居是离婚的前奏，分了居就很难复合了。”

晓薇沉思着。

“我看你们两个都是工作过度，干嘛不把工作放下，两个人到国外去旅行一趟，透透气，调整一下生活形态，也许两个人都会改变很多。”

“改变？他要能改，早就改了。”晓薇点燃一根烟，深深地叹了口气。

“你也不能对他存偏见啊，你寄望他改变，或许他也寄望你改变！”刘宪明婉转地劝着晓薇。

“我看你该再尽力设法去改善，当你已经尽全力，还无法挽回的时候，那时有什么差错，别人也不会怪你的。”

“答应我，再试试，好吗？”刘宪明对着保持沉默的晓薇再一次的劝着。

和刘宪明分手后，施晓薇一个人漫步街头，她经过一家咖啡厅，发现里面摆设了许多架电动玩具，她转身推门进去，对她来说，打电动玩具是忘掉烦恼和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

电动玩具或许有它的弊病，但还是有某种存在的价值，如果一意的禁止、取缔，实在是种愚昧的行为，晓薇边玩着，脑子里边想着：“回去一定要写一篇有关电动玩具的报道。”

□

□

□

邵念唐从办公室的那一头走过来，手里拿着施晓薇刚写好的报道：“施晓薇，你这篇报道写的很好，在一片取缔声中，你能够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非常难得，到底经验多了。”

“谢谢主任，在采访组我算是老人了。”晓薇浅浅的一笑。

在报社待了六年，从文教新闻、体育新闻，到社会新闻，施晓薇从未漏过新闻，还经常领取独家新闻的奖金，她的兴趣在此，她确实花了心力，在新闻界她可是名牌而权威的记者。壁上的钟指着十一点，施晓薇从座位上站起

来又坐了下去，她像是想做什么又没有决心，她又站了起来，这是第四次，她走向邵主任的跟前。

“主任，我想休两天假。”她拉开一把椅子不等邵主任请她坐就坐了下去。

“休假！好啊，你有半年没休了，不过休假期间，可要找个负责的代班人，免得每天漏新闻。”邵念唐笑着说。

“你放心，苏德光代我的班，他很细心也很负责。”

“那就好，你写个签呈上来。”

她收拾着桌上的东西，苏德光走过她身边：“下班了，要不要走？”

“要走啊，送我一程怎么样？”

“你啊，又要我代班，又要我送你回家，我简直成了你的长工了嘛！”

“好同事嘛，你老婆生产时，你请了一星期的假，是我代的班哦，我可一句怨言都没有！”

“好吧，送你，谁叫我跟你同事！”

今天回家的心情可是不同，刘宪明的话在晓薇的耳边徘徊：“你要尽力设法改善你和尚伟的关系。”

晓薇轻轻地开启门，她怕尚伟已经入睡了，没想到她一眼见他坐在客厅翻阅着书。

她展开笑颜问着他：“还没睡啊！”

“嗯！”孟尚伟冷冷地答着。

晓薇轻轻地走近尚伟，倚在他的身边坐下来，两手攀着尚伟的手臂，娇嗲地说：“尚伟，我有两天休假，我们到花莲去好吗？”

孟尚伟惊异晓薇今夜的柔情，但他仍然不动声色：“怎么忽然想去花莲，有事吗？”他定睛望着她。

“没事啊，我们去天祥玩玩嘛！”晓薇撒着娇。

孟尚伟禁不住的将她搂进怀里，想着：“晓薇是个可

爱而迷人的女性，为什么平常她总是疏远我、反抗我，跟我无理取闹……”

“尚伟，尚伟。”晓薇唤着他。

他猛一醒：“嗯！”

“你在想什么，想得入神。”

“没……没有。”

“还说没有，人家叫你，你都听不见，是不是想你的女朋友？”

“想女朋友？傻瓜，我有这么漂亮的太太，为什么要想别的女人！”

“真的？那明天我们去花莲，好不好嘛！”

“好，不过一早我得先到公司去安排一下，把事情交待清楚。”

“哇，尚伟，你真好！”晓薇脱不了稚气。

□

□

□

一下飞机，晓薇兴奋地说：“我最喜欢东部，这是唯一没有被工业污染的地方。”

“如果只为了维护四周的环境，而禁止工业的发展也是不对的啊！”尚伟反驳着。

“你看你又来了，人家是以文人欣赏自然的眼光来衡量它，你总是用现实的利用价值来看一切的东西。”

“好，好，好，你欣赏你的，我看我的，总可以了吧！”

两人相视而笑。

从住宿的饭店拐个弯，就是“未婚妈妈之家”，尚伟和晓薇洗过澡，漫步在夕阳下，走在未婚妈妈之家白色的围墙下，晓薇感慨地说：“这些女孩多可怜，挺着肚子待产，却没有人照顾，没有人安慰，天底下就有这么多不负责任的男人！”

“我觉得更可怜的是即将诞生的孩子，他的来临，本

是大人享乐的成果，他并不想到这世界上来，而是大人要他来的，可是当他来到后却没有人愿意为他负责。”

晓薇靠在尚伟的怀里，靠的好紧，结婚这么久，两个人从来没有此刻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这么美。

“晓薇，你想要个孩子吗？”尚伟深情款款。

“嗯，你呢？”晓薇抬头望着他。

“嗯，今天晚上我们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新生命，好吗？”

晓薇羞涩地低下头。

两天的相处，尚伟极力的保护着晓薇，晓薇更依赖着尚伟，她觉得不能缺少他。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他们也能彼此如此的需要，该有多好！

回到家，他们又必须面对生活，一切又归于现实。

尚伟与晓薇中间，到底隐伏着什么危机，为什么抵不住现实生活的冲击？

2

“董事长，‘地杰大厦’旁边有块地是普二建设公司的，最近普二周转不灵，有意低价出售，不知道董事长有没有意思做这种投资？”

“哦？你有没有查过那个地段增值的情形？”

“查过了，半年到一年，会有百分之五十的增值率。”黄雅玲已作过详细的调查。

“黄秘书，如果这样的话，就想办法跟普二交涉，周转不灵的人最需要现款，以现款的买卖条件跟他谈！”黄雅玲是孟尚伟的私人秘书，做事精干利落。

“是的，董事长。”黄雅玲正要转身走出去，孟尚伟叫住她。

“黄秘书！”

“有事吗？董事长。”

“今晚在摘星楼三〇二房有个宴会，是‘狮华’企业的曾董事长请客，请你代我出席。”

“董事长，曾董事长可不随便请客的，你又是主宾，我怎么好代你出席？”

“没关系的，你知道我不爱应酬，谈生意就谈生意，吃饭、喝酒做什么呢？他想承包我们‘云天大厦’的室内装潢，你帮我约个时间，请他到办公室来好了。”说完，孟尚伟又低头看他的公事。

黄雅玲摇摇头，走出董事长办公室。

在雅玲的心目中，孟尚伟是个十足的怪人，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不应酬，下了班就回家，以他四十岁的年龄，在建筑界有如此成就的并不多，他为什么不松懈一下自己？何况他那美得出名的太太上的是夜间班，非等报纸上了机器下不了班，他急着回家做什么呢？难道他在外面另外有香巢？不，不会的，孟尚伟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私生活不会越轨的！这些疑虑在黄雅玲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闪过。

下了班回到家，孟尚伟简单地做点吃的，看过所有订阅的报纸，收拾家务，包括吸地毯，这些事都是晓薇不会做也不愿意做的。以他拥有的产业，家里要几个仆人就可以有几个，但他却把家务当做消遣与室内运动，他总是做完这些事才会拿出设计图来改，或做些进修与研究的工作。

正常的情况下，十点半他必定就寝，因为每天早上六点半他必须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他颇能适应这机械化的生活。

所以，晓薇下班回到家和他也没有交谈的机会，这也是他每天强迫晓薇作早餐的原因，因为除了早餐的时间，他们一天再没有见面与交谈的机会。

偏偏晓薇好胜心强，不愿放弃自己的志趣，有新闻总是抢在男同事前面，报社上上下下封她一个女强人的外号。

“施晓薇，报社要派记者跟随代表团到中南美访问，发行人指派你去，你的体力有没有问题？”邵念唐私下和施晓薇谈着。

“没问题的，主任，这是我的荣幸，我当然要去。”晓薇心里暗自得意着，这趟中南美洲之行，也意味着她将调派跑府会新闻。

接触府会新闻，是记者生涯中的最高境界，紧接着她就有希望调升采访组的副主任或主任，所以这个阶段的晓薇更要尽力地表现自己的工作成果。

回到家，她换好睡衣，轻轻摇醒熟睡的尚伟，她要把今晚邵主任告诉她的好消息讲给尚伟听，自从花莲之行后，她和尚伟的关系已有显著的改善，她等不及天亮，要尚伟知道这个好消息。

“尚伟，尚伟！”

“嗯，”他没有睁开眼睛，伸过手将晓薇搂进怀里。

晓薇索性抱紧他：“尚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他微微睁开眼睛。

“我要随代表团访问中南美，回来后，我就改跑府会新闻，这样，我就可以早点下班陪你，不必跟着社会新闻转，三更半夜还要盯新闻。”

她的话已惊醒了孟尚伟。

他战战兢兢地说：“调开社会新闻是很好，但访问中南美我担心你身体吃不消，能不去最好不去。”

“不会的，长途旅行我很习惯，何况是发行人指派的，尚伟，我一定要去。”晓薇不放过这机会。

“晓薇，这个家跟你的工作比起来，那个分量比较重？”

“这……尚伟，这不成比例嘛，这是两件事，家庭跟工作是不发生冲突的。”

“如果家庭跟工作有冲突呢？”

“你想的太多。”晓薇岔开话题，她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中南美的行程有多久？”尚伟接着问。

“大约一个月。”

“一个月？晓薇，你的月事过了多久？”尚伟一本正经地问着。

“这……”一句话问得晓薇无言以对。

“半个月。”她低声的说。

“你的月事过了半个月，假设你怀了孩子，现在已有一个月了，等你中南美成行正好是两个月，那个阶段是你害喜的最厉害，而且也最危险，最不适合长途旅行的阶段，你真的不考虑？”

晓薇最怕尚伟锐利的言词，他让她哑口无言，但她仍不想放弃那别人想求都求不来的机会。

孩子是在花莲有的，也是她同意的，她当然珍惜这个孩子，更何况她是那么喜爱孩子，但为了孩子放弃这趟行程？难道孩子跟工作冲突？“不，我不屈服，我要两者兼得。”她喃喃自语着，转过身睡了。

这件事一直搁在尚伟与晓薇之间，两个人心里都有数，但两个人都不再提起。

好不容易改善的关系，似乎又遭受了损害。

日子依然平淡，依然要过下去！

“早餐吃什么？”晓薇睡眼惺忪的问。

尚伟没有回答。

过了半晌，晓薇忍不住地说：“你不回答表示你不吃罗？”

“你不做算了，不要烦我！”尚伟的口气极火爆。

“你……你怎么这样说话？”

“这样说话？对你来说已经太客气了！”

“孟尚伟，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欺人太甚还是你？想想你自己做了些什么再怪别人。”

晓薇了解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南美之行和腹中的孩子引起的，她徬徨了，她确实徬徨了，她到底该怎么做呢？

孟尚伟使劲地把门关上，下了电梯，晓薇仍然在床上沉思着。

□

□

□

“晓薇，你到我这来一下。”是邵主任。

她走近他的座位。

“你所有手续的资料都全了，就缺你的照片，要快，后天就走了，会来不及。”

“主任，我……”她想说什么。

“现在可不能犹豫了！”邵主任摇摇头。

这决定可把施晓薇难住了，这一走，她和孟尚伟的关系也将跟着恶化，甚至不堪收拾。

她到底该不该走呢？

“邵主任，原则上没有问题，万一有什么变卦，我明天一早通知你。”晓薇拿定了主意。

“最好不要有变卦了。”邵念唐微微一笑，心想着这些女人真难侍候。

回到家，原以为孟尚伟已经睡了，她一走进房，他坐了起来。

不等她开口，他先开了腔：“听说你后天就要走了？”

晓薇慢条斯理的说：“你消息倒很灵通。”

“如果我说的话你不当一回事，你就等着瞧，你敢做无理的事，我也会做！”尚伟的口气咄咄逼人。

“你做好了，如果你不回家也没关系，你有什么计划跟我打个招呼，必要时，我可以搬出去。”晓薇也不让步。

“是的，如果你要走，你就走，把这屋子里所有属于你的东西一起带走。”孟尚伟的话是说绝了。

这些话对晓薇来说是无比的伤害，她沉默了，不再回话。从小，她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家，舅妈发脾气的时候会对你说：“你出去好了。”表姊不高兴的时候，也会对你说：“你搬出去啊！”或许是自卑感的作祟吧，她生平最痛恨的字眼就是“你搬走”。

她心里已有了决定，这趟中南美她是去定了，本来她不敢肯定答应邵主任，是想再跟孟尚伟商量一下，尊重他一些，没想到他说话是如此的伤人。

晓薇不再有任何的反应，她的心一阵一阵的抽，只因为孟尚伟刺耳的话在她脑中徘徊不去。

在孟尚伟的眼中，晓薇的决定是不尊重他的，是过分的，更不是一个太太应该有的，他并不觉得自己说的话过火，甚或伤害了晓薇，在他为自己争取男性的尊严时，他是不会站在晓薇的立场为她设想的。

一早，孟尚伟一言不发，照常的上班去了，一夜未曾入眠的施晓薇翻个身起床，披了件薄的睡袍，走到客厅，斜靠在沙发上，看看时间才八点钟，她明知现在打电话给邵主任是太早了，不到接近中午时分，邵念唐是不会起床的，这是干新闻工作者的特色，但，晓薇按捺不住火急的个性，她明知太早，还是拿起电话拨了过去。

接电话的声音是邵念唐还在睡梦中的声音，不等他开口，晓薇以清脆的声音说：“对不起，邵主任，一大早把你吵醒了，我决定去中南美，请你通知人事室，马上为我办手续，订机票，我会马上跟代表团联络，请他们协办，你打完电话就可以继续睡了。”

“哎哟，我的小姐，你噼里啪啦把我吵醒，叫我打完电话再睡觉，我一被吵醒，叫我打完电话再睡觉，我一被吵醒就睡不着的！”

“对不起，邵主任，我……”晓薇有股歉意。

“我知道了，你的急性子我还不了解啊，赶快去处理手续的事吧，整整行李，今天你也不必上班了，好好休息，明天就上飞机了。”

“谢谢主任。”

晓薇挂上电话，开始盘算着，今天除了办妥手续，整好行李，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找一个知己的朋友，在

她走后，为她整理这屋里所有属于她的东西，除了书房里几千册的书，像似没有别的了，但要处理这一房间的书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晓薇列出了所有好友的名单，她一个个过滤，她考虑了刘宪明，刘宪明虽然是孟尚伟的好友，但他到底是个男人，为了避免外人的误会，她放弃了。

“对了，找王慧君！”

王慧君是个适当的人选，她是晓薇高中的同学，还没有结婚，处理事情很俐落，一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由于她爽朗的个性，所以平日她还是晓薇诉苦的对象。

“慧君，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晓薇把王慧君请到家来，从厨房端出一杯咖啡。

“晓薇，你难道不再考虑？”

“我还考虑什么，报馆把任务交给我，明天就上飞机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考虑原封不动，等你中南美回来再行处理，说不定那时候情况会改变，尚伟看见你平安回来，也许会改变他的态度。”

“慧君，没有人会比我更了解尚伟，我这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我不愿意再忍受他怪异而不为别人立场设想的个性。”

“谁没有个性？没有脾气？夫妻嘛，能忍就忍一口气……”

不等王慧君说完，晓薇叹了口气：“你要说的我全知道，大家总是劝合不劝分，忍嘛，再忍嘛，这些话我都听够了，甚至大家都认为尚伟是个标准丈夫，没什么不好，是我太刁蛮，太挑剔，太任性，我自己的缺点我知道，但我对尚伟已经尽了力，忍、忍、忍，忍到后来的结果就是爆发，我和尚伟之间的问题，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外人是无法了解的，我想我自己是最有权力在这问题上做决定的